

# 基于保护和活化的历史城区城市设计研究和实践探索——以成都老城为例

Research and Practice Exploration of Urban Design in Historical Urban Area Based on Protection and Activation: A Case Study of Chengdu Historical City

潘雅特 PAN Yate

**摘要** 随着历史城市的发展重心逐步转向老城内部的有机更新和内涵式增长,其发展不断面临保护与开发的双重压力,如何处理两者之间的关系对城市发展有着重要意义。结合成都老城实践,从城市设计的视角探讨保护和活化的内涵、基本思路和方法,提出在保护方面,梳理历史资源和历史空间肌理,奠定城市的基本空间格局;在功能活化方面,对功能进行整合与活化,重塑历史城区的价值和活力;在城市空间设计方面,以空间触媒激活地区发展,实现历史城区的再塑造。

**Abstract** Since the development emphasis of historical cities gradually turns to the organic renewal and connotation growth inside the old city, they are facing pressures from both protection and development. How to deal with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rotection and developmen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the city. Based on the practice of Chengdu historical city,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basic ideas and methods of protection and activ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urban design. In respect of function activation, this paper proposes to integrate and activate functions of historical urban areas to remodel their value and vitality. As for urban design, the paper proposes to promote regional development by the urban catalyst to realize the reshaping of historical urban areas.

**关键词** 历史城区 | 保护 | 活化 | 城市触媒 | 城市设计

**Keywords** Historical urban area | Protection | Activation | Urban catalyst | Urban design

文章编号 1673-8985 (2019) 01-0051-07 中图分类号 TU981 文献标志码 A

DOI 10.11982/j. sup. 20190109

## 作者简介

潘雅特

上海同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规划师,硕士

## 0 引言

中央在进一步加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中提到,应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和合理利用,保护古遗址、古建筑、近现代历史建筑,更好地延续历史文脉,展现城市风貌。随着历史城市的发展重心逐步转向老城内部的有机更新和内涵式增长,其发展不断面临保护与开发的双重压力,需要解决的问题不仅仅是如何保留或保护历史文化遗产,更重要的是如何处理好保护和开发之间的关系。

城市设计是落实城市规划、指导建筑设计、塑造城市风貌特色的有效手段。西方在城市设计视角下的历史保护思潮主要经历了3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以保存历史建筑物、构筑物和其他遗迹为主;第二阶段是保护历史建

筑群、城市历史环境和景观为主;第三阶段是探索如何通过遗产保护和再利用来实现城市振兴<sup>[1]</sup>。从思潮的发展过程可以发现,早期历史保护主要关注维护遗产本身的历史特性,后期则更注重遗产保护与城市振兴的关系。这反映出保护和开发并非一对矛盾体,而是能够通过两者的有机结合,实现城市的可持续发展。近年来,我国在历史文化保护规划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但规划内容重在保护,主要以划定保护范围、提出保护措施为主,在再利用和活化方面较薄弱,无法应对新形势下的发展要求。在此背景下,笔者针对历史城区,试图通过对城市设计层面的历史文化保护和活化研究,探索一条合理的保护与发展并重的道路。

## 1 历史城区保护的现实矛盾和困境

位于城区中心的历史街区面临着保护与发展的双重压力和困境:一方面,历史建筑本体逐步出现物质性老化,传统文化特色衰退,在使用上也无法满足现代功能需求,亟待进行更新和生活设施改善;另一方面,严格的保护政策和不清晰的活化路径给历史街区的再利用带来诸多限制,导致历史建筑和老旧小区越来越破旧,出现“保护性衰败”。

### 1.1 历史建筑物质性老化严重,文化特色日渐衰退

历史建筑的物质性老化是老城区普遍面临的问题。一方面由于现存的历史建筑绝大部分为木结构或砖木结构,在长时间使用过程中,易遭受不同程度的风化和糟朽,也缺少有效的维修和保养。另一方面,由于建筑易主频繁,内部居住人群结构混杂,大量的私搭乱建破坏了传统建筑的空间环境特色。物质性的老化催化着文化与风貌特色的衰退,城市历史肌理和空间形态逐渐衰退,传统的社会文化结构也受到巨大影响。

### 1.2 历史城区功能性衰败,无法适应现代功能发展的需求

这些具有较高历史文化价值的历史文化街区,与居民的现代生活需求存在巨大差距,尤其是基础设施、环境卫生设施的严重滞后,使居民生活质量和水平的提升受到制约。同时,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城市功能的不断完善,老城逐步成为传统历史地段与现代城市生活紧密交织的矛盾地区,其相对单一的居住功能与城市中心多元功能之间无法协调。如何把历史空间的再利用与人们的现代生活形态相结合,是历史城区有机更新需要重点解决的问题。

### 1.3 历史城区以“冻结式”保护为主,对整体活化和再利用考虑不足

我国名城保护制度实施以来,各个城市在历史文化保护理念和制度上不断完善和发展,保护对象不断扩展,保护方法和政策也不断优

化。以上海为例,在已有的风貌保护体系基础上,进一步将现存的具有较好风貌特色和历史价值的历史建筑和历史街区纳入法定风貌保护体系中,分别于2016年和2017年发布2批上海市历史文化风貌区范围扩大名单,共新增250个风貌保护街坊<sup>①</sup>。相较于我国现阶段不断完善保护体系,各个城市在活化方面的政策和实施路径则相对滞后,使得大量历史建筑和风貌保护街坊一旦纳入法定保护体系后,则被“冻结式”地固化下来,加剧了历史地段与外围地区的隔离和矛盾。

## 2 保护和活化的内涵及有机结合

### 2.1 “活化”的内涵及相关实践

从国内外历史风貌保护的发展历程来看,不乏从活化视角来探讨历史遗产保护的理论和实践。历史建筑的活化利用起源于香港,随后被全国广泛借鉴,主要应用于单体建筑的更新和活化。随着保护范围从单体建筑逐渐转向历史文化街区,美国城市触媒理论作为一个城市设计层面的指导性策略,为较大范围区域的活化更新提供了思路,被较多地借鉴并应用于城市中心区以及历史文化街区的复兴和更新中。

#### (1) 历史建筑单体的“活化”——香港历史遗产的活化更新

香港的历史保护主要侧重于单体建筑的更新。为了响应将历史建筑进行活化更新以适应社会发展新需求的政策精神,香港发展局设立了文物保育专员办事处,并于2009年出台《活化历史建筑伙伴计划》。该计划试图通过与非政府组织合作,活化利用政府权属范围内的历史建筑,从而保护历史建筑,同时使建筑对于社区的使用价值最大化<sup>[2]</sup>。在该计划的指导和推动下,香港陆续完成了多个历史遗产活化项目,如蓝屋建筑群、旧中区警署等。在活化过程中,政府除了关注建筑自身的历史价值以外,还注重活化后的商业化、原真性与经济活力之间的平衡,如在旧中区警署的更新项目中,有2/3的面积被用作商业用途,有效缓解了建筑维护、运转和改造的巨大财政压力。

#### (2) 城市设计视角下的“活化”——美

国城市触媒理论及其在我国的实践

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在1970年开始中心城区复兴的探索与实践。20世纪80年代末,美国建筑师韦恩·奥图和唐·洛干出版了《美国都市建筑——城市设计的触媒》,从城市设计的角度提出城市触媒理论。他将城市触媒理论作为一种“合适的程序”,策略性地引进新元素可以复苏城市中心现有的元素,且不需彻底地改变它们的本质,当触媒激起这样的新生命时,也影响了原有的城市环境<sup>[3]</sup>。

金广君教授对城市触媒理论进行了深化与阐述。他指出,从城市设计层面上理解,城市触媒可能是城市形体环境中的某一个物质元素,如一片城市街区的开发、一个开放空间或开放空间系统的建设等;城市触媒也可能是一个非物质元素,如一项开发政策、一个标志性事件或特色活动等。他认为,空间触媒按照类型分析与归类,可以分为点、线、面3种触媒类型(表1)<sup>[3]</sup>。此外,金广君教授还在深圳宝安新中心区城市设计中城市触媒理论进行应用,在总体城市设计中首先确定出能激活城市建设活动的主要触媒点,如地铁1号线、第二岸线和滨海绿带,并计划地将这些触媒点进行合理布局,形成总体城市设计结构和功能分区。在重点区段设计中,选取购物中心与第二岸线休闲带作为区域内的点状和线状的两大触媒点,带动办公、研发区及高层居住区的开发,促进整个科技园区的发展<sup>[4]</sup>。

城市触媒理论也在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与更新中得到一定的借鉴和应用,如潮州市小西街、郑州市书院街历史文化街区等的活化保护实践<sup>[5]</sup>。针对我国历史文化街区常见的空间要素、功能要素和文化要素的衰败问题,城市触媒理论可以渐进式地对其进行重塑与激活,实现历史文化街区的整体更新,具有较大的实践指导意义。

### 2.2 保护与活化的有机结合

阮仪三教授指出,城市遗产不仅应看作是保护对象,更应被视为重要的资源和发展的动力<sup>[6]</sup>。保护与活化之间并不是相互矛盾的关系,

注释 ① 《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同意上海市历史文化风貌区范围扩大名单的批复》【沪府[2016]11号】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同意上海市历史文化风貌区范围扩大名单(第二批风貌保护街坊)的批复》【沪府[2017]85号】。

表1 城市设计触媒类型和作用特点

城市设计触媒类型	整体描述	作用特点
点触媒	启动或激发城市设计设施时序的某一具体建设项目	在设计项目中的分期实施与滚动开发的决策中有重要作用,在设计中希望各个点触媒的影响是均质的
线触媒	城市的线性空间,如街道或滨水区等	受项目特征的影响,一般以线性形式对城市产生影响,方向性较强,在设计中希望其正面影响最大
面触媒	城市中成片开发的地区,如城市中心区或居住等	对周围区域的影响较大,边缘效应较强,在设计中希望其正面影响最大

资料来源:金广君,2006。

而是从历史建筑的物质本体保护到使用价值提升,进而激发更大的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其中包含“保”“用”“活”3个逐层递进、价值提升的层次。

(1)“保”:应保尽保

在“保”的层次上,需充分挖掘历史资源的本体价值,即历史价值、艺术价值等。对历史遗产的保护应注重原真性、多样性和独特性。一是扩大保护对象。从保护传统显性的物质文化遗产扩展到对老字号、生活方式、文化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从对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扩大到传统风貌区、历史城区空间肌理和风貌特色的整体保护。二是尊重不同时期历史遗产的真实性和独有特色。历史老城历史发展悠久,具有不同地域、不同时代以及不同文化下的多样性历史遗产,在保护过程中,应充分结合历史遗产的独有特色,进行原真性的保留。

(2)“用”:保用结合

在“用”的层次上,需充分赋予历史建筑再利用价值,注重功能性、文化性和经济性。在功能性上,符合地区整体功能导向和当地居民的现代生活需求,提升地区吸引力和活力;在文化性上,充分挖掘当地文化内涵,确保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延续,展现城市的历史文化品质和审美格调;在经济性上,赋予历史遗产在经济上自我维持的能力,确保其可持续利用。

(3)“活”:协同发展

在“活”的层次上,一旦历史资源被合理利用,将为整个片区激发更大的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因此,活化应注重生长性和时序性。借助美国城市触媒理论可知,一旦触媒效应得到释放,会给历史城区内的物质空间、功能业态以及文化方面带来更新,从而促进经济发展。这一良性循

环能够促使地区“由点带面”“由下及上”灵活而有机地活化生长,既保证了历史遗产保护和再利用的协同发展,同时也赋予了老城持久性的活力。同时在城市设计上,需要更加注重时序方面的考虑,选取并分析城市触媒对地区的影响和带动作用,从而制定循序渐进的开发步骤,形成良性互动的发展环境。

3 基于保护和活化的城市设计思路和方法建构

对于历史城区的保护和活化,一是在设计思路上要遵循“保”“用”“活”3个层次的进阶关系,寻求平衡保护传承和活化发展的最佳方案。二是在设计方法上,要将历史城区的保护和活化放在城市发展的总体规划框架下进行考虑,从整体性角度研究城市功能、城市空间肌理和城市交通等。

3.1 以历史肌理为基底,奠定历史城区的基本空间格局

历史城区内的历史资源评估是整体工作开展的基础。工作重点是划定保护区与开发区域,结合历史遗存特点,明确保护的内容与要素,并建立相应的整体保护框架。同时,基于历史空间肌理和整体保护框架,构建历史城区的基本空间格局。

3.2 功能整合与活化,重塑历史城区的价值和活力

历史城区的功能整合与活化是实现其可持续发展的前提,工作包含两个层面:一是在总体层面上,明确历史城区的总体主导功能和特色;二是在分区层面上,基于主导功能,明确各片区的功能重心和功能业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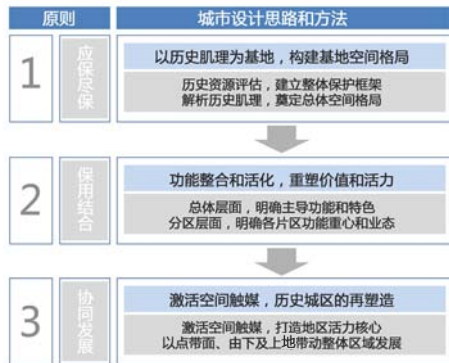


图1 保护和活化的基本思路和工作框架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3.3 以空间触媒激活地区发展,实现历史空间的再塑造

历史城区的城市设计是一种“保护”与“文化传承”的空间设计,是整体工作的核心,既要对历史肌理进行整治与修复,同时也要实现历史空间的活化和再利用。工作包含两个层面:一是在总体城市设计层面,延续老城肌理,构建总体发展格局,选取城市空间触媒,作为地区活化节点;二是在重点地区详细设计层面,激活空间触媒,打造地区活化核心,并以点带面、由下及上地带动整体区域发展(图1)。

4 基于保护和活化的城市设计策略和具体做法

成都是首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根据《成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2017年)》,成都历史城区以成都老城为主体,主要覆盖唐朝时期形成的两江抱城区域,即唐罗城范围,面积约13.6 km<sup>2</sup>。同时,在《成都市城市总体规划(2016—2035年)》中,成都老城作为城市主中心,是国家中心城市核心支撑功能的主要承载区,也是成都市建设全国文创中心的重要载体<sup>②</sup>。成都老城的发展,既承载着历史风貌保护与传承的重任,同时也应满足建设全球城市核心区的现代功能发展需求。双重发展目标对成都老城的城市设计工作提出保护和活化的双重要求,具体的城市设计策略和做法如下<sup>④</sup>。

4.1 解析历史肌理,奠定三城十八坊的城市基本空间格局

注释 ②成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R],2015。  
③成都市城市总体规划[R],2016。  
④上海同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天府锦城总体城市设计及重点地段城市设计[R],2018.5。



#### 4.1.1 评估历史文化资源,建立整体保护框架

对成都老城内显性的历史遗存和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梳理,建立分类与分级的整体保护框架。在分类保护方面,将历史遗存按照点、线、面要素进行分类,其中面要素为成片保护区域,包括历史文化风貌片区和历史文化街区2类。历史文化风貌片区是典型反映成都市历史文化特色的特色片区,如皇城历史文化风貌片区;历史文化街区则重点强调完整和真实地体现传统格局和历史风貌,如少城历史文化街区、文殊院历史文化街区等。线要素为特色风貌街道,包括历史型街巷、文化型街巷和景观型街巷3类。点要素为历史文物资源,包括文物保护单位、大遗址、已挂牌历史建筑、工业遗产、古树名木及建议恢复历史文化资源点6类。

在分级保护方面,结合不同类型保护要素特点,分别提出不同管控程度的保护原则和措施。如针对特色风貌街道、历史型街巷以强制性控制为主,对道路红线、街道尺度等严格控制;文化型街巷以保护文化要素为重点,除对历史建筑、建筑构件、雕塑等重要文化承载要素进行控制以外,其他为引导性控制;景观型街巷则以风貌要求等引导性控制为主。

#### 4.1.2 强化里坊空间模式,奠定基本空间格局

成都历史悠久,从先秦筑城开始,历经蜀郡、益州、成都府等一系列历史变迁,形成“两江相抱,三城相重”的历史空间格局。三城分别为唐大城、明皇城、清少城。其中,大城为唐里坊制式,唐末出于城市安全角度考虑,兴起筑罗城政策,奠定了成都老城整体格局,空间布局以660 m×660 m为里坊模数(图2);皇城自先秦灭蜀设置蜀郡郡府以来,历经2 300年城址更替进程,皇城中轴线由原来的东北—西南向改为正南北轴线布局模式,整体肌理呈现中轴苑圃模式;少城沿用张仪筑少城旧称,于康熙五十七年形成清鱼骨格局。通过解析成都老城的历史空间格局,延续并恢复“三城相重、坊巷连城”的历史空间格局,强化唐末大城的里坊模式,形成“三城十八坊”的城市基本空间格局(图3)。

### 4.2 功能整合和活化,重塑地区价值和活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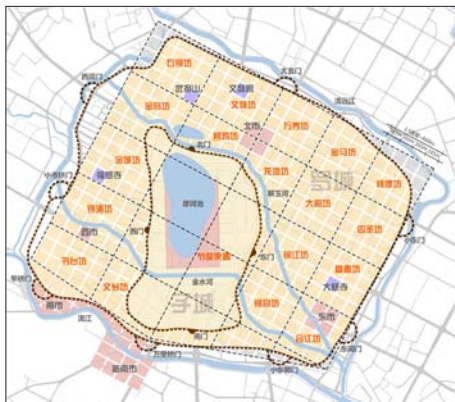


图2 唐代里坊模式



图3 三城十八坊的城市基本空间格局

#### 4.2.1 围绕建设全国重要文创中心的目标,新增创新、文化、旅游和休闲功能

成都老城作为市级公共活动中心,从中央商务区(CBD)走向中央活力区(CAZ),承载成都市打造全国重要文创中心的重要职能。从目前成都的文创水平来看,对标伦敦、巴黎、纽约、东京以及上海等世界文创城市。成都的文化资源指数为354,仅占世界文创城市平均水平的69%;成都的文化事业指标为699,仅占世界文创城市平均水平的44%。两大核心指标均低于均值,公共文化资源质量亟待提升。

从伦敦CAZ区域的主要功能构成来看<sup>[7]</sup>,新的中央活力区是在传统CBD区域基础上,除了继承原有的商业、商务功能以外,为确保CAZ地区的整体品质活力以及全球吸引力,还混合了文化、创意产业、旅游等多种主体功能,并配套酒店、公寓、休闲娱乐等予以支撑。此外,伦敦CAZ区域近一半范围是历史风貌区,提供了大量历史文化空间来承载文创功能。因此,对标伦敦CAZ区域,围绕成都老城建设文创中心的目标,规划在既有的商业商务中心基础上增加创新、文化、旅游和休闲功能,重点发展传媒影视、创意设计、现代时尚、音乐艺术、文体旅游等功能。以文带旅、以旅兴商、以商促文,实现文商旅融合发展。以文化为主题,弘扬成都本底文化,发展特色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以旅游为核心,充分利用文化吸引力聚集人气,发展多项旅游事业;以商业为载体,在旅游业高效益的推动下,发展一批具有时尚性、体验性、智能性、复合性的商业业态(图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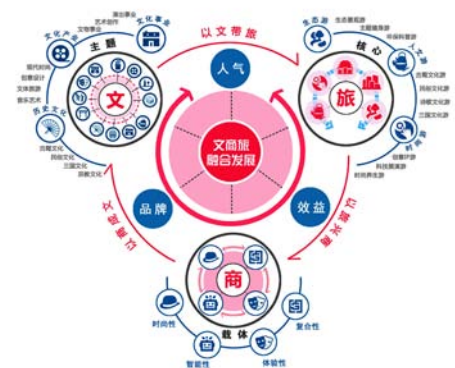


图4 功能构成分析

#### 4.2.2 制定各片区差异化的主导功能和业态,作为地区活化的非物质触媒

基于各片区不同特色,构建5大功能板块。其中,皇城板块以文化体验为主导功能,重点发展文化博览,打造遗址博物馆、文博体验街等项目;少城板块以文化旅游为主导功能,依托现有的旅游目的地——宽窄巷子,进一步发展非遗旅游、民俗旅游以及文旅休闲等项目;大城板块以文化商业为主导功能,以时尚购物、主题休闲为重点发展业态;文殊坊板块以文创展演为主导功能,包括非遗展演、文创总部、创意设计以及文化演艺等内容;锦江岸板块以文化交往等为主导功能,重点发展酒店接待、会议论坛以及培训讲座等功能。

### 4.3 激活城市空间触媒,实现历史空间的再塑造

#### 4.3.1 总体城市设计

在“三城十八坊”(图5)的基本空间格局





图5 基本空间格局：三城十八坊



图6 总体空间结构：两轴连三城



图7 点、线状空间触媒载体



图8 鸟瞰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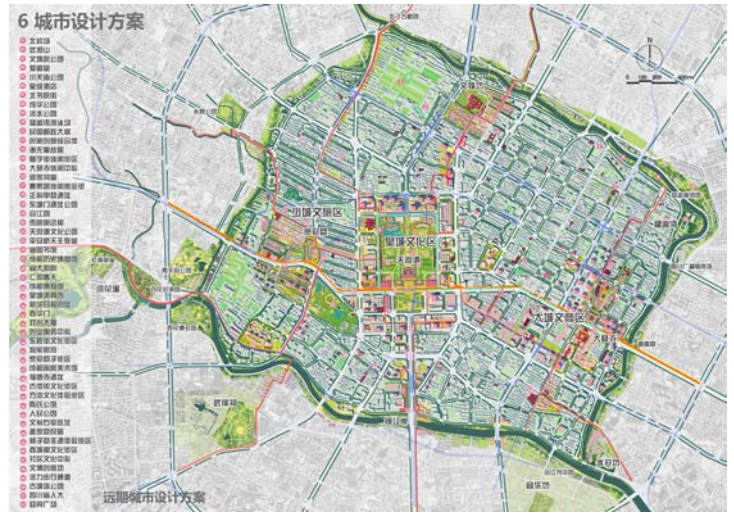


图9 平面图

基础上，强化南北向的城市空间脊干轴和东西向的历史文化景观轴，形成两轴连三城的城市总体空间结构（图6）。同时，基于历史要素梳理，选取区域内重要的点、线状空间触媒载体来作为地区活化的催化剂，打造活化节点。在空间触媒的选取上，既要保护历史遗产，同时也要兼顾居民的现代发展功能。因此，主要从历史文化遗产、空间景观以及公共交通3个维度来进行选择。主要的点触媒选取拥有重要的历史资源的城市公共活动中心，以及TOD轨交周边区域复合的区域，如天府源文化公园、将军帅府及宽窄巷子以及大慈寺等；主要的线状触媒选取具有重要价值的历史街巷和滨水空间（图7），如斌升街、人民大道等（表2）。以点、线触媒载体为活化核心，重

表2 点、线、面状城市空间载体

触媒类型	选取角度	城市空间载体
点触媒	重要的历史资源； 与居民生活相结合的公共活动中心、 公共空间； TOD轨交周边区域	天府源文化公园、将军帅府及宽窄巷子、大慈寺、文殊坊、锦江岸、浣花溪、武侯祠、水井坊、猛追湾、音乐坊等
线触媒	滨水空间； 历史街巷	环城绿带、历史型街巷、文化型街巷、景观型街巷
面触媒	历史风貌片区； 历史风貌街坊	皇城历史文化风貌片区和暑袜北历史文化风貌片区、少城（满城）历史文化街区、文殊院历史文化街区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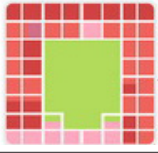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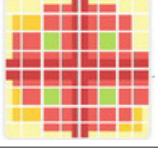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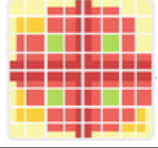


资料来源：金广君，2006。

点结合用地布局、公共服务设施、公共空间、道路交通等系统方面的优化设计，将触媒的活化效应达到最大化（图8-图9）。

(1) 促进功能复合和用地混合布局。皇城、少城等5大功能板块，一方面围绕各自的文化功

能特色，明确主体功能，另一方面也在各板块内设置了较高比例的混合空间，确保商业、商务、居住等功能灵活地混合于2—3个板块内，避免死板机械的“一对一”功能分区。尤其在点状触媒发展的0.5—1 km<sup>2</sup>范围内，引导不同用地功能和建

表3 5大功能板块的功能混合与用地布局

功能板块	文化功能特色	主体功能	辅功能	用地布局特色
皇城板块	文化体验	文化博览、办公	商业、娱乐	
少城板块	文化旅游	文化创意、娱乐、酒店	居住	
大城板块	文化商业	金融、商业、办公	酒店、居住	
文殊坊板块	文创展演	文化创意、演艺、居住	办公	
锦江板块	文化交往	酒店、娱乐	商业、居住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筑功能高度混合利用,激发丰富而具活力的城市生活(表3)。

(2) 构建“以步行为导向”的出行环境。一是构建舒适连通的步行网络。由历史城区衍生而成的特点使得老城保留了以步行为衡量标准的规模特征,规划街坊尺度基本控制在4—6 hm<sup>2</sup>,依托高密度的道路系统(规划支路网密度为6.5 km/km<sup>2</sup>),结合历史街巷空间,打造完整系统的步行网络。二是构建与步行便捷换乘的公共交通。规划轨交站点的500 m服务半径覆盖范围达96%。同时,以文化为脉络,有效组织轨道交通与观光巴士、自行车、游船以及步行相衔接的旅游线路,如在青羊宫、锦江城市阳台、文殊院、大慈寺设置4处轨交、步行以及游船的换乘点。

(3) 打造具有地域性的公共空间和风貌特色。一是打造类型丰富、层次完整的开放空间。规划人均公园绿地面积3.55 m<sup>2</sup>,公园绿地500 m的服务半径覆盖率达到93%,依托河流水系、城垣

遗址和历史文化建筑,构建以历史文化专类园、综合性公园、历史文化口袋公园、街头绿地和带状绿地5大类型为主,点、线、面相结合的公共空间体系;二是打造能呈现古今传承和时代精神的风貌特色,在灰色、暖黄、砖红3类城市主导色彩基础上,运用复合灰作为基调色,运用复合红、木原色、栗褐色等川西建筑传统色彩作为辅助色和点缀色,同时针对皇城文化区、少城文旅区等不同板块提出分区风貌指引。

#### 4.3.2 重点地区详细设计

少城片区用地面积约为2 km<sup>2</sup>,位于成都老城的西片区,紧邻中心的皇城片区。功能上以文化旅游为特色,主要发展文化创意、休闲娱乐以及酒店等功能。

##### (1) 历史情况和发展演变

少城沿用张仪筑少城旧称。清初年,清政府在成都城西重修少城,作为满蒙八旗及家属居住区。乾隆四十一年(公元1776年),因成都的重

要军事地位,清始设成都为驻防将军统辖,驻防将军所住官衙设在现今金河宾馆位置,称将军帅府。形如蜈蚣的少城格局,以将军衙门为蜈蚣头,统领整体空间布局;以长顺街为脊,以5通道、8官街、36条兵丁胡同形成鱼骨格局(图10)。

1990年代以来,在近十几年快速的城市发展和建设中,少城原有的街巷尺度和建筑风貌被破坏,目前仅有宽窄巷子还保留着少城历史遗迹和街巷肌理。2003年,宽窄巷子历史文化片区主体改造工程确立,该区域在保护老成都原真建筑的基础上,形成以旅游、休闲为主的复合型文化商业街。目前,该片区作为较成功的旅游目的地,吸引多元人群集聚,带动其自身和周边整体的社会经济文化效益,为活化整个少城文旅区打下基础。

##### (2) 点状触媒的激活——打造文化旅游体验核

轨道交通2号线、10号线和17号线3线枢纽人民公园站是少城文旅区的活化基础,其周边区域拥有大量的历史遗存,除了现有的宽窄巷子片区以外,还有将军帅府、方池、西园等重要的历史资源。其中,将军帅府虽然现状已破败,但在历史上作为重要的军事功能空间,是该历史时期少城最为重要的公共空间、职能空间和礼制空间,同时在区位上位于宽窄巷子、斌升街等历史街巷的端头节点,是面向轨交较大人流导入的重要展示节点。因此,规划恢复将军帅府及周边区域作为原始点状触媒载体,结合周边宽窄巷子、人民公园,共同打造片区的文化旅游体验核和地区公共活动中心(图11)。

按照历史记载,将将军帅府恢复为多进合院式公共建筑,同时结合周边公共空间打造重要的市民休闲节点。此外,复建将军帅府周边的琥珀江、西市以及方池街,在功能上,采用新功能植入、功能置换等方式,将将军帅府打造为历史博物馆,将部分老宅的居住功能置换为商业或文化展示功能。

##### (3) 线性触媒的激活——重塑特色文化街巷

延续少城“将军衙门为核心、长顺街为背脊,鱼骨平行格局”的历史空间肌理,将长顺街作为线性城市触媒,承接将军帅府的活化效应,并向





图10 少城历史空间解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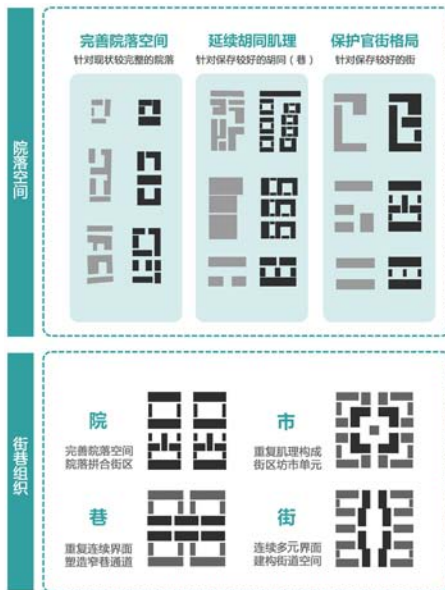


图12 院落空间和街巷肌理分析



图11 少城片区结构图

北侧延伸辐射至整个少城片区。在空间设计上,提取院、市、巷、街等历史要素,通过完善院落空间、延续胡同肌理、保护官街格局等方式,对历史空间肌理进行修缮和重塑(图12)。在功能上,一方面保留并延续东胜街、将军街、斌升街等传统民居中所蕴含的成都特色休闲生活,在保留原真建筑的基础上,将沿街巷建筑的内部居住功能置换为娱乐休闲、宅院酒店等民俗生活体验相关功能,打造具有成都地方特色的文化社区。另一方面,引入文博创意、文创休闲等新功能,利用标志性历史建

筑、文化遗存等,通过文化创意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的植入和再造,培育集群性文创空间。

### 5 结语

就“保护”而言,其核心问题是明确哪些历史遗存的物质空间和文化特色需要保护,并且如何保护;就“活化”而言,其核心问题是解决如何对旧的历史空间进行再利用,赋予其新的价值,并符合新的时代导向。基于上述思路,本文从城市设计的角度出发,通过成都老城的的城市设计实践,探索了历史城区保护与活化发展的思路和工作方法,希望对历史城区的发展有所裨益。

(图2-图12资料来源:上海同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天府锦城总体城市设计及重点地段城市设计,2017。)

### 参考文献 References

[1] 卢济威,张凡. 历史文化遗产与城市活力协同发展[J]. 新建筑, 2016(1): 32-33.  
 LU Jiwei, ZHANG Fan.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historical inheritance and the city's vitality[J]. New Architecture, 2016(1): 32-33.  
 [2] 容晓君,孙瑶,王安琪,等. 香港历史遗产活化更新的商业模式探讨[J]. 国际城市规划, 2017(3): 42-45.  
 YUNG Esther Hiu-kwan, SUN Yao, WANG Anqi, et al. Different business models for adaptive reuse

of heritage conservation in Hong Kong[J]. Urban Planning International, 2017(3): 42-45.

[3] 金广君,陈咏. 论“触媒效应”下城市设计项目对周边环境的影响[J]. 规划师, 2006(11): 8-10.  
 JIN Guangjun, CHEN Yang. On the impact of urban design projects under “catalyst effects” on the surrounding environment[J]. Planners, 2006(11): 8-10.  
 [4] 金广君,刘代云,邱志勇. 论城市触媒的内涵与作用——深圳市宝安新中心区城市设计方案解析[J]. 城市建筑, 2004(1): 80-83.  
 JIN Guangjun, LIU Daiyun, QIU Zhiyong. On the connotation and function of urban catalyst: analysi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nsulting plan for new center district in Bao'an, Shenzhen[J]. Urbanism and Architecture, 2004(1): 80-83.  
 [5] 吴琳. 城市中心历史街区“活化”保护规划研究——以湖州市小西街为例[J]. 现代城市研究, 2012(4): 32-34.  
 WU Lin. Study on activation protection of historic district in city centre: a case study of Xiaoxi Street in Huzhou[J]. Modern Urban Research, 2012(4): 32-34.  
 [6] 毛佳樑,伍江,倪秉,等. 重视城市设计,保护历史风貌[J]. 上海城市规划, 2006(2): 24-25.  
 MAO Jialiang, WU Jiang, NI Bing, et al. City design to retain historical faces[J]. Shanghai Urban Planning Review, 2006(2): 24-25.  
 [7] 陈楠,陈可石,崔莹莹. 城市中心区的小单元功能混合发展模式——伦敦中央活动区模式的启示[J]. 国际城市规划, 2016(6): 58-59.  
 CHEN Nan, CHEN Keshi, CUI Yingying. The development mode of mixed use in city small unit of central urban district: the enlightenment of London CAZ[J]. Urban Planning International, 2016(6): 58-59.